

王禎和小說中以花蓮為 背景之研究

李宜靜*

摘 要

在王禎和的廿二篇小說中，故事地點確定在花蓮的，共有十三篇，這些故事的時間始於光復前夕，終於八〇年代，頗符他在花蓮成長的時段，本文即以這十三篇為討論基礎，論述小說與文獻中的花蓮。在「小說中的花蓮」，依小說提及有關花蓮的情節分為「自然環境」與「人文風俗」兩部分，以見作者如何以花蓮架構他的小說世界，從而看出他在台灣文學的殿堂上有別於其他「鄉土作家」的風采。在「文獻中的花蓮」，將小說中的花蓮逐一按圖索驥時，在文獻資料中，恍又聽到洄瀾港的鑼聲，見到得其黎溪的砂金；在田野調查中，既欣見「蓮花淨土」的新貌，也感慨「永遠不再」的風土。綜上，藉著小說、文獻及走訪，更可明瞭環境影響作家、作家彰顯環境的相關性。

關鍵詞：王禎和、小說、花蓮、自然環境、人文風土。

*康寧護理專科學校專任教師

前言

《文心雕龍·物色》有言：「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沒錯，自然環境是影響文學創作的因素之一。在臺灣文學「獨樹一幟」(1)的王禎和，家鄉——花蓮——的風土人情對他的文學創作，亦提供莫大的助益，可以說，花蓮就是王禎和小說世界的原鄉。

在王禎和的二十二篇小說中(2)，以台北為背景的有四篇，地名不詳的有五篇(3)，所以，以「花蓮」為背景的小說至少有十三篇，本文即以此十三篇為基數，以「花蓮」為主軸，分析小說中的風土人情及文獻中的蓮花淨土。

為免重覆及精簡篇幅，再次引用之篇名僅以首字代之；首字相同，方全名標出。

小說中的花蓮

王禎和在接受訪問時曾說：「花蓮的風土景物，在我的童年與少年生活的回憶裏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4)而且，在一場演講中亦開宗明義的說：「除了〈小林來台北〉、《美人圖》外，吸引我去寫小說的，是人物，是一批我聽過的、我見過的人物」(5)上述兩篇小說的場景皆設在台北，故吸引王禎和去寫小說的，正是故鄉的親友鄰里，因此本節即針對夫子自道的這兩項分述之。

一、自然環境

一般而言，寫鄉鎮小人物的故事時，不一定會談及當地的自然景觀，但若明示地名並將氣候、特產等帶入情節中，則會突顯鄉土文學的地域色彩，王禎和的小說便具有此種特質。

(一) 氣候

1. 初夏：王禎和在小說中多次美稱入夏是花蓮「一年裏氣候最好的時陣」，茲引錄〈香格里拉〉中被譽為「描寫最出色」(6)的一段，此段是寫在夕照裏，母親眼光中的小全的形象：

那時四月底五月初，花蓮一年當中氣候最溫宜適切底時陣，連要下山底太陽也紅橙得特別豔麗，把小全一張清淨小臉都給耀映得有如鍍了一層金，廟裏底金童忽然站到眼前來了。

2. 颱風：前文曾提及小說主角住的多是鐵皮木屋，一旦碰上颱風，對寡母孤子而言真是雪上加霜，這種佈局在〈伊會念咒〉、〈兩地相思〉都有相似的情節，茲以前者為例：

風狂雨急，屋頂上的鐵皮早給掀跑了一兩塊。雨是傾盆地灌進屋裏，……。水淹到膝蓋頭來啦！一手提著一個放細軟的包袱，一手抱著小全坐在縫衣檯上。

(二) 地震

在《玫瑰玫瑰我愛你》中提到台北的吧女不肯來花蓮服務，「主要是怕碰上地震」、「說我們花蓮專門生產地震和颱風」(頁 52)，為了賺到美軍的美金，所以本地的賣淫集團就自力救濟，力請主角董斯文成立「吧女訓練班」，故事於焉展開。可見，本地的「地震」亦成外縣市印象深刻的「名產」之一。

(三) 特產

1. 大理石：王禎和的小說中有兩篇提到與大理石有關的工作：

有一天和丈人吵翻了臉，他阿兄便負著氣怒地一個人跑到和平這個山城應個採大理石底工作。〈永遠不再〉

那一時日本觀光客簡直每天絡繹不絕地到這裏購買大量的大理石……。辛先生便看中這項生意，準備和幾個朋友合夥開家小型的大理石加工廠。〈素蘭要出嫁〉

前者屬勞方，阿兄將二子寄養水雲家，每週日上市裏看一趟孩子；後者屬資方，辛先生利用資遣金投資工廠，不幸遇上石油危機，工廠倒閉，一家人的生活更是清苦。

2. 砂金：〈兩地相思〉中形容松年聽說吃老鼠肉可以治癌，猶似淘到砂金般雀躍欲狂：

松年聽到這消息，就像那些到太魯閣淘金的洗到黃金那樣歡喜到人都要飛到天上去。

二、人文風俗

王禎和的老家位於花蓮市中山路，故他在小說中對市容著墨頗多；提及小說人物，他說：「他們的一言一行，是我從小看慣了的」(7)可見，花蓮鄉親正是小說角色所本；作者再藉著人物的職業與活動(如年節風俗)，引領讀者走進花蓮市民的生活圈；而驚鴻一瞥的原住民，更使當地人文蘊涵多元風貌，頗具民俗與民族研究之價值。

(一) 職業類型

王禎和以花蓮為背景的小說，寫的都是市井小民的故事，故從職業類型來考察，頗能反映那個時空下市民的經濟活動。

1. 公務員：

小說中提及的公務員分屬兩個單位：一是鐵路局的技工，一是縣政府的職員。

前者較具草民性格，如〈來春姨悲秋〉的老二，孝順但懼內，令來春姨非常遺憾；如〈伊〉、〈香〉阿緞的弟弟，友愛但魯莽，讓柔弱的阿緞既安慰又緊張。

後者富有作者對現代讀書人的疑惑，如〈三春記〉的區先生，愛面子及性無能的弱點成為續弦作威作福的法器；〈素蘭要出嫁〉是作者標明「秀才郎系列」的首篇，辛先生在連串事故中掙扎，當他跛腿休養時，感嘆地說：「我算有用」，這就是秀才郎的心聲？！

2. 店商：

小說中的店商，有的經營方式與情節進展有關，如〈寂寞紅〉的鐵店、楊楊米店，〈兩隻老虎〉的皮鞋店；有的是主角的鄰居，他們的生意與情節無關，如〈伊〉及〈香〉的書店、中藥店。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以前就是一片雜貨舖」(8)且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9)，而小說中以此為業的都是寡母的身分如〈鬼、北風、人〉、〈伊〉、〈香〉、〈兩地相思〉，且後三篇皆兼做裁縫。有趣的是：首篇是處女作，而末篇是遺作，似乎意味著，王禎和是從花蓮市中山路的「一片雜貨舖」出發，當他在台灣文學的殿堂中「獨樹一幟」後，再落葉歸根？抑或他一直在實踐「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東西」(10)的理念？

3. 娼妓：

王禎和描寫娼妓的小說有：〈寂〉、《玫》、〈素蘭要出嫁〉。

〈寂〉的阿彩是個寄居旅舍的私娼，王禎和「用善惡重疊的態度來塑造阿彩這個人物」(11)，她挑撥秦世昌夫婦的感情，固然可惡，但呵護捱打的白癡兒，也是母性十足。

《玫》是寫為迎接越戰美軍來花蓮度假而開張而忙碌的賈淫集團，從中「我們看到一群妓女賣春歡樂圖」(12)，所以，高全之評王禎和對娼妓的態度時，認為娼妓受辱之最的，不是〈寂〉中阿彩挨世昌的打，而是《玫》妓女李淑女學英文被老師當眾逼哭，而這個情節的主要意圖是在譏刺知識分子的挾洋自重，所以，將此書解讀為旨在描寫「良知喪盡的社會眾生相」(13)。

〈素蘭小姐要出嫁〉中的阿清官是溝仔尾的公娼，當她在小包眼

前時「一付高貴淑女的打扮」，但臨去時的口氣和動作，頗能描繪出「吃那行飯的人的言行」(14)，令人莞爾。

(二) 年節風俗

王禎和藉著年節的民俗活動而推展情節的小說有：〈鬼〉、〈寂〉，說明如下：前者是在三太公春秋日，貴福帶著小金去城隍廟看戲，因不想看下去故自己先回家，看見麗月與情人在廚房約會，埋下姊弟吵架，貴福出走的伏筆。後者是在國姓公千秋日，世昌帶祭品到城隍廟供祭，看見阿彩的兒子挨打，阿彩來後，兩人合力送上三輪車就醫，這段情節有拉進兩人距離的作用；所以，當晚再巧遇時，阿彩堅持要宴飲致謝，兩人因而「大行其事」，事畢，並一起上關帝廟燒香看戲。

(三) 原住民

小說中出現原住民角色的有〈夏日〉、〈寂寞紅〉，皆屬早期之作。

〈夏〉是寫一位山地母親懷念她逝去的戀情：山地少女芭娜和平地男子強明相戀，芭娜並在狂歡節送檳榔給強明，表定情之意；婚後之不幸，則來自台灣社會對原住民的歧視、丈夫對不良世風的屈服和婆婆強佔所生子女，這是王禎和小說中唯一母子被迫分離的故事，也是「在發表當時(一九六一年)台灣嚴肅小說為原住民請命的罕例」(15)。

〈寂〉提到原住民的情節，一屬倒敘，一有對白，前者如：

世昌的爹死了三年，生前在鬧區開家鐵店，生意頂興隆。每逢佳節日本警員就從山上帶下大批蕃人到市上來。這些蕃人除了到處買醉外，總一窩蜂湧進鐵店挑選刀把。

後者是世昌在路上碰到「背著袋囊，腰繫蕃刀和一隻裝檳榔的小竹篾盒」的「平地蕃仔」醉醺醺地向他打招呼。

哇達苦西哇落坪，落坪，某姑哇丹老，落坪，丹老——。

這兩篇同時提到原住民的一項特產：檳榔，既是定情物，也是「口香糖」；〈寂〉的原住民尚有山地與平地之別。描寫這些異於漢族的風俗文化，可以看出王禎和雖被冠上「鄉土作家」之名，卻能加深鄉土內涵的努力。

(四) 市容

在這十三篇小說中，共有八篇提及街道或建築物，某些敘述可見市容風采，某些文字僅具地標作用，分述如下：

1. 街景：

伊牽著小全手走到明禮路來啦！路兩旁都栽著巨大的尤加里樹，打樹底下過，伊感

到有輕風吹過，風裏還票著一種草葉底香氣。〈香〉

錢議員的公館蓋在車輛稀少的光復路底。〈玫〉。

後來就賃上中正路一家較現代化的店面行醫。〈玫〉

和中山路中華路華盛熱鬧的所在很鄰近。〈兩地相思〉

從以上引文，讀者可以領略明禮路飄著草葉香、栽著尤加里樹的綠蔭之美，可以感受中山路、中正路的繁華鼎盛，後者也透露了台灣市鎮商業區的變遷史：始於中山、中正路，新興的店鋪則匯集中華路(16)。

2. 房舍：

在王禎和的小說中，主角的住屋多是：鐵皮屋頂、室內陰暗，少數例外的如〈三〉，阿嬌和區先生的新房是：「榻榻米全翻了新，黃亮一片」，倒是有「新人新氣象」之感。以下各舉一段屋頂與屋內之描寫，以見一斑：

伊住底這木房子，屋頂是鐵皮，入夜後，也還是四面著了火一般地熱氣烘烘的。

〈香〉

屋內很陰暗，烏雲天或下雨時，要是不扭亮電燈，簡直無法在裏面走動。〈鬼〉

值得一提的是，日據時代所留的木屋亦是〈伊〉、〈香〉、〈兩地相思〉的主要場景，寫的皆是寡母孤子相依為命的故事。

3. 名勝：

花岡山在王禎和的小說中，隨著日夜變化及角色心境，呈現出迥異風情，頗值比照：

花岡山是一片曠地，周圍滿佈密密叢叢的掀天大樹。遠遠望過去，這些疏疏密密，縱橫錯落的大小樹木活像巨細不一的幢幢鬼影。〈鬼〉

從落地窗遙望出去，可以見到城市盡頭防波堤外的海。今天氣候好，海竟也藍得發亮。如果向右微微仰頭望過去，花岡山上一排排濃綠的尤加利樹，可就盡在眼底了。〈玫〉

前者是不成材的貴福被姊姊趕出家門後，在夜黑風高之際誤上花岡山，舉目所見，婆娑樹影猶似一幢幢鬼影；後者是為賺美金而統籌全局的董斯文，被安排住進「花蓮市真正第一家起用『飯店』這名稱」後，從頂樓見到「海竟也藍得發亮」，則花岡山上的尤加利樹在金光下搖曳生姿，自亦可期。

4. 地標：

在小說中提及某些街道或建築物，若僅止於說明人物的活動路線者多一筆帶過，此類敘述法又以《玫瑰》最常見，以下分述地標的類型：

甲、街道，如〈香〉：只見他拐個彎便轉進中正路去了。

乙、學校，如《玫》：憚醫生底住宅就在林森路，靠近明義國小那裏。

丙、醫院，如〈香〉：就在五百公尺轉角在中正路和明禮路交叉在花蓮大病院那兒。

「省立花蓮醫院」曾在四篇小說中出現，有時亦稱「省立醫院」如〈素蘭要出嫁〉、《玫》或「花蓮病院」如〈兩地相思〉。

丁、戲院，如〈伊〉：叫住在低窪地區的民衆趕快疏散到中美戲院。

戊、市場，如〈寂〉：從市場起腳，跨過平交道，便是靜靜的街巷。

己、港口，如《玫》：運送美軍的美國軍艦預定拜六下午二點到花蓮港口。

庚、美崙坡，如〈伊〉：章議員果真是騎摩托車下美崙坡時給大卡車撞個正著。

辛、民衆服務社，如〈素蘭小姐要出嫁〉：請了書呆子吃過午飯，小包就機車騎到民衆服務社。

5. 風化區：

「溝仔尾」這個綠燈戶區，曾在〈兩隻老虎〉、〈素蘭小姐要出嫁〉、《玫》中出現，更是後者的主要場景，茲舉此書三輪車夫之言以見其盛況：

到晚上，在那裏每條街每條巷路統是人，人擠人，天壽熱鬧。

文獻中的花蓮

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說：「小說家本身也是人，所以，他與他的題材有相似之點」、「小說的基礎是事實加×或減×，這個未知數×就是小說家本人的性格」(17) 這個論點用在從花蓮出發的王禎和身上，是否全然吻合？，本節即針對王禎和小說中與「花蓮」有關的「題材」與「事實」，逐一探析，以見蓮花淨土今昔之異同，以期增加

王禎和小說的縱深。

一、花蓮概述

(一) 地名探源

《花蓮縣志、大事記》始於明天啓二年，當時稱花蓮為「哆囉滿」，清康熙三五年改稱「崇爻」，同治十三年之公文用「花蓮港」之名，但至今仍有耆老叫它「洄瀾港」，不同的名稱，代表了曾在此地有過的種姓文化與政治消長，頗值玩味，分述如下：

1. 哆囉滿：泰雅族稱今新城附近聚落為「太魯宛」，漢人譯作「哆囉滿」。
2. 崇爻：住在平地的阿美族稱住在中央山脈的泰雅族為「崇爻」，意為猿猴，這是形容他們攀登山崖之迅捷，此名曾為東台的代稱。
3. 澳奇萊：阿美族自稱其居住地，漢人節其音稱奇萊或歧萊。
4. 洄瀾港：花蓮舊街區原在花蓮溪口附近，溪水與海濤激盪，作縈迴狀，所以，把這處的海港叫「洄瀾港」。
5. 花蓮港：清咸豐七年，有數十來自宜蘭的漢人，遷入此地，因洄瀾港之諧音而稱為「花蓮港」；同治十三年，沈葆楨的〈北路開山奏疏〉是官方採用此名之始(18)。

(二) 自然環境

1. 颱風：每年六月至十月為本省颱風季節，尤以七、八、九月為盛，據氣象局紀錄，從民國前十五年到民國七十五年間，共在西太平洋發生颱風二〇五七次，侵襲花蓮的次數約占百分之五(19)，雖然如此，暴風、豪雨仍常造成本地重大的損失，縣志中不乏此類之記載。
2. 地震：台灣處太平洋地震帶上，而花東縱谷又是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這兩個板塊在此互相擠壓衝撞，地殼經常不穩(20)，所以，為本省地震頻率最多之區域(21)，但因震央多在外海且人口及建築物較分散，故災害不如西部嚴重。
3. 氣溫：因北迴歸線通過瑞穗，太平洋又受暖流沖激，故氣溫頗高，但受西南季風及所挾雨水之調節，溫度比西南部低，全年均溫是二二·五度，據縣志「氣溫表」所示，以四、五及十月最為接近(22)，所以，王禎和小說中屢言四、五月為花蓮一年當中最好的時陣，乃寫實之筆。

(三) 原住民

據《花蓮縣志·人文志》所載，居住花蓮的原住民有平埔族、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等四種，簡述如下：

1. 平埔族

花蓮的平埔族有兩支：一居加禮宛、一居富里，前者原稱噶瑪蘭平埔，咸豐二年以加禮宛社為主，率領族人由蘇澳乘竹筏至美崙溪口登陸，致力墾荒，同治年間，凌駕他族，稱雄一時；後者於道光九年溯卑南大溪北上，至秀姑巒溪上游，見曠野可居為止，即今富里一帶(23)。

由於平埔族到花蓮的時間較晚，又勢單力薄，只得在平原和其他民族雜居，漢人來後，又受到同化，故清光緒元年置卑南廳已將加禮宛平埔列普通行政區，日據時期沿用之，光復後，政府更撤平埔之稱。目前，富里鄉東里村的阿立祖小廟，是唯一的平埔族，可作為曾來花蓮墾拓的證據，餘與漢人無異(24)。

2. 阿美族

阿美族對外自稱「班炸」，意為同一血統之人，居台東的族人稱居花蓮者為「阿眉斯」，意為北方人(25)，清朝官書略去尾音而稱「阿眉」，日人沿用之，民國四十年，始改為「阿美」。

居住在花蓮境內的阿美族有三大族群：一、秀姑巒阿美族，分布於鳳林、玉里間；二、南勢阿美族略有市內、新城、吉安、壽豐等鄉；三、海岸阿美族，分居豐濱、港口、靜浦三村。在《台灣古蹟全集》中提到「里漏獨木舟」即屬南勢阿美族中的「里漏社群」，相傳約四百年前在今台東關山鎮的阿美族駕著獨木舟出海捕魚，因遇暴風雨而漂流至此，日後，族人尚且把這些獨木舟當作傳家之寶，每七年移到海邊祭祀一次(26)。

3. 泰雅族

泰雅之名由「阿泰耶魯」簡為「泰雅魯」，光復後，統稱今名。約在明萬曆年間，其先由南投之塔烏查與托魯閣二社移住而來，建社於得其黎溪(今立霧溪)上游，由前者分出者，居於支流塔烏賽溪畔，名塔烏賽社；由後者分出者，居於支流托寶閣溪畔，名托寶閣社，為太魯閣番之始。民國五年起，日人勒令族人移居山麓，民國二十六年遷畢。光復後，縣政府奉令遷部分族人與平地人混居，另設三個山地鄉管轄(27)。

4. 布農族

布農族的「Bunun」，即「人」之意，原居台灣西部，因受荷蘭、西班牙人、漢人的開墾及逼迫，才不斷向深山遷徙，成為典型的高山民族。此族源自南投縣的山地鄉，分為三大系統：巒社群、丹社群、郡社群，以前者最早來花蓮(28)。

布農人個性強悍，習於山居，因此，開化最遲，民國廿二年，日人勒令遷住山麓，四年始畢；光復後，縣府專設山地室輔導之，分屬萬里，卓溪兩鄉。

二、市內風土

王禎和生長於花蓮市，故小說中對市內風光著墨頗多，將小說中的花蓮，核之文獻，輔以訪查，倒也可看出虛實之趣與今昔之異。

(一) 地名探源

1. 中山路：日據時期稱黑金通，以火車站及交通機構皆集於此得名，光復後改今名。但自民國六十九年北迴鐵路通車，新火車站移至國聯一路，昔日鼎盛已不復見。
2. 中華路：民國卅五年將日據時期之高砂通、千石及稻住通一部分合併定名。千石，今主力里；稻住通，昔為水田，居民稱之「田仔底」，北起鐵路平交道(筆者按：今已拆除)，南迄福安排水溝，東自中華路，西至鐵路邊緣，為市內人口稠密之區。
3. 中正路：民國卅五年將築紫通全部、稻住通、有明各一部分合併，定名有明，阿美族稱「知巴爾巴蘭」意為檳榔甲葉，居民取甲葉為餐具，民國廿六年日人改成「有明」；光復後定名「福安」。
4. 美崙：舊稱米崙，循砂婆礫溪舊名米浪及鯉浪之音而起，民國四十年改稱美崙；昔指砂婆礫溪下游貫穿市區一帶，今專指美崙山及東麓一帶高地(29)。

(二) 名勝

1. 花岡山：

為一海拔十公尺的小山丘，山上平夷，面積二萬餘坪，民國十一年闢為公園，光復後改稱中正公園，因長壽俱樂部設於此，故又改為美齡公園。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掘出東台灣最早發現之史前遺物(約三千年前)，次年十二月廿七日在公會堂內設鄉土館保存之；光復後，

這些石器被摔到美崙溪山坡，後找回部分，保留在北濱國小鄉土教材館考古室(30)。

陳若曦曾於民國五十年秋天陪張愛玲東遊，王禎和帶大家上花岡山參觀阿美族的豐年祭，陳若曦回憶此事說，就在狂歡的歌舞剛歇時，忽然一陣狂風，燈火齊滅，飛沙走石，「讓我見識了花岡山凌厲的一面」，故而了解王禎和成名作〈鬼〉中的表現「蓋其來有自也」(31)。

2. 花蓮港：花蓮溪由此流入太平洋形成港口洄瀾，故有「洄瀾港」之稱，為掘海岸陸地而成的人工港，防波堤甚長，世上少見(32)。日據時期為謀開發東部，民國十年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即擬築港計劃，但未被核准；民國十九年豬股松之助繼江口遺志，一面游說議員，一面聯合請願，遂於同年通過花蓮港築港案；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一日由省內港開放為國際港(33)。

(三) 寺廟

1. 城隍廟：據縣志所載，此廟於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落成，張愛玲訪遊花蓮時，王禎和曾帶她去參拜，王禎和受訪憶及此事(34)：

在進門七爺八爺兩邊的四根廟柱上有對聯，……。她看了半天，然後很喜歡的說：「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看到城隍廟裡的白磁磚，她說：這倒像是浴室。

此廟現正重建中，所以，小說中的大戲與巧遇，張愛玲的喜歡或貶抑，而今，皆已「永遠不再」。

2. 關帝廟：此廟於民國卅五年十月由玉蓮寺舊址改建而成，稱為聖天宮，至今仍香火鼎盛。

(四) 戲院：

小說中提及的戲院有天山、中美、天祥等，據筆者走訪，這三家早已歇業，前者改為三商百貨之商業大樓，後二者皆已拆除，鐵皮圍住的盡是一片荒煙蔓草。

(五) 學校：

1. 國小：小說中提及的明禮、明義國小乃民國卅五年一月廿五日易為今名，民國廿八年四月一日原稱明治、昭和公學校，前者早於清宣統二年創立，當時名為「花蓮港公學校」。
2. 中學：〈香〉說小全要去美崙的中學考初中，此初中應指「花蓮中

學」，創立於民國十六年五月。

(六) 醫院：

小說中多次提及的醫院乃「省立花蓮醫院」，成立於清宣統二年六月一日，筆者走訪此院時，原址及其週邊已多是新建醫療大樓及員工宿舍，迥異於小說發表當時古舊之外觀。

(七) 更生報：

這家是小說發表當時，台灣東部歷史較長、規模較大的唯一民營報紙，民國卅六年九月三日創刊，六十八年現代化的辦公大樓取代昔日矮舊的房舍(35)。

(八) 鹿標醬油：

鹿標創業者許圓原鹿港人士，日據後期移住花蓮，先於日人醬油工廠工作，光復後始創此品牌，為花蓮最早的醬油廠商，其後人已於民國八十年初歇業；廠址設在中正路，曾出租他人(36)，唯筆者走訪時(八十七年四月)已開門候租。

三、鄉鎮風光

小說中提及的鄉鎮，有的可見區域特產、有的則一筆帶過，但皆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與拉大人物活動空間的作用，茲由北至南分述如下(37)：

(一) 秀林

1. 地名探源：泰雅人居此地時，常割像芒草的植物來焚燒，乃稱這種植物為「玻士林」，光復後，本稱士林鄉，因於台北的士林鎮同名，故易名為「秀林」，意為山明水秀，林木蒼茂。
2. 大理石：本鄉和平、和仁山區的礦產頗豐，民國六十年代以前，一度使花蓮成為遠近聞名的大理石城，近年因進口石材之競爭及採礦成本提高等影響，產量急遽下降。唯太魯閣國家公園亦在此鄉，而政府卻核准榮工處延長在燕子口及靳珩橋的採礦權，令這個被聯合國世界自然資源保育委員會評定為世界 A 級的自然景觀變得坑坑疤疤(38)，因此，如何在礦產與環保間取得平衡，實值有關單位深思。
3. 砂金：《花蓮縣志·大事記》始於明天啓二年，前兩條皆言採金之事(39)，其實，早在西元一千五百年葡萄牙人航海經東台海岸發現砂金後，就已用其國產金河流之義名此地為「利澳特愛魯」(Rio Dne ro)，本鄉立霧溪素以產金聞名，或即為波所謂之金河(40)。「大事記」中不乏日本人在此溪獲採金權(民國五年)、試採金量(民國十六年)並估

計值四十億圓(民國十八年)等記載，故小說中形容聽到有治癌的偏方，欣喜之狀猶如到此淘到砂金似的，可謂其來有自。

(二) 鳳林

〈兩地相思〉寫玉蘭隨著娘家，帶著仁夫躲空襲，他們「疏散到瑞穗的深山裏，先渡鄉的山腳下，後來又移注鳳林的一名親戚家中」先渡鄉在〈三〉亦提及，故以下詳先渡略其餘。

鳳林舊稱「馬里勿」，為上坡之意，早年森林叢密，木蘭繞樹滋長，狀如鳳鳥展翅，漢人來墾後，名其地為鳳林，是花蓮縣三大重鎮之一，原住民以阿美族為多。

(三) 先渡

1. 地名探源：舊名有二：馬太鞍、太巴塢，前者是阿美族中的一支「太可模」居此，因見樹莖甚多，稱之為「馬太鞍」；後者是阿美族的另一支「拉卡山」在此建社，稱「司巴塢」意為「下山」，後人訛其首音稱「太巴塢」。民國廿六年日本人各改名為：上大和、富田；民國卅六年三月一日，奉准成鄉，為紀念台灣先渡，故命名。
2. 糖廠：〈三〉寫阿嬌挑撥區氏父子，故令順成夫婦「第二天下午便搬到先渡糖廠的宿舍」，民國十年的縣志有一條是：「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上大和(先渡)設新式製糖工廠」，原來，該區居民僅有少數的阿美族，設糖廠後，西部閩、客籍的民衆大量東移，故糖廠的設立對先渡的繁榮實有大益。

(四) 瑞穗

1. 地名探源：昔稱水尾，因秀姑巒溪、清水溪、塔比拉溪、馬蘭鈞溪、紅葉溪等匯合於此而得名，阿美族稱為「可可」乃平原遼闊之意。日本人鑒於此地農作結穗纍纍而以神社「豐葦原之瑞穗國」的字句改稱「瑞穗」，有祈求豐收之意。
2. 名勝：本鄉值得介紹的自然景觀有二：一為掃叭石柱，聳立於舞鶴台地，這是約三千年前新石器時代遺址(41)，當地的阿美族有兩則與此石柱相關的傳說故事(42)；二為北迴歸線標誌，建於掃叭石柱附近。

(五) 豐濱

《玫》中提到有位山地小姐義正詞嚴地說：「錢議員，競選時你說你會叫客運的車走我們豐濱，講得像真正的。嘿！到現在連個車影都沒見到！」(頁二一九、二二〇)上述引文有兩件事與豐濱有關：山地小姐、

交通，說明如下：

1. 地名探源：阿美族人看到此地長滿貓公草，故叫它為貓公，民國廿六年，日本人改為 Toyohama，譯為豐濱，先復後沿用之。就舊名及本節「原住民」所述，可知此地為阿美族聚落，故《玫》所說的山地小姐應可推為阿美族人。
2. 交通：本鄉標高五至九二二公尺，可見山多平原少，居民往來外地皆是步行，故被稱為「不毛之地」，政府於民國六十二年先後開闢東海岸公路、光豐公路，民六十八年更全面拓寬前者，故此鄉的對外交通大為改善。《玫》以越戰美軍來花蓮度假此一事實為背景，王禎和也曾恭逢盛會，因此推知故事時間約在民國五五年(43)，此時未建公路，故小說中的錢議員說要客運的車走此鄉，乃諷刺他為選票而亂開支票。

(六) 玉里

〈鬼〉提到麗月叫貴福到安通收帳，〈來〉的老二把在玉里所賺的外快給來春姨看病，安通在玉里鎮內，簡述如下：

1. 地名探源：玉里舊名「璞石閣」，命名之說有二，縣志云璞石閣為阿美族語，義為交塵，因秀姑巒溪貫鎮內，不雨溪涸，則風沙蔽日；《台灣鄉土全誌》則以為：此地之大理石如未磨的「璞石」，官名又在此建「閣」樓街肆，故稱之。日治時期，因「璞」乃未磨之「玉」，故改稱「玉里」。
2. 名勝：本鎮的安通溫泉又稱玉里溫泉，距安通車站約二公里半，清光緒三十年為日本人發現，「安通濯暖」被列為花蓮八景之一。

結語

宏觀王禎和以花蓮為背景的小說，故事地點定在花蓮，故事時間始於光復前夕、終於八〇年代，就他在花蓮成長、工作言，前半段大致符合，故將小說中的花蓮按圖索驥、繼之以田野調查時，赫然發現：小說的基礎（如風土人文）是「事實」，但是，改變花蓮的「未知數X」，卻不只是作者的性格而已，還有一——時間！如：

觀光客在花岡山看豐年祭，在「中山路中華路華盛熱鬧的所在」（〈兩地相思〉）買大理石，說「花蓮專門生產地震和颱風」（《玫》），這些花蓮「名產」依然如昔；逢年過節，關帝廟的香火依然鼎盛；但是，中山路「屋頂是鐵皮」的木頭房子，早已洋房成

排；「天壽熱鬧」的溝仔尾，已是人去樓空；「花蓮市最熱鬧的南京街上——天祥戲院」(《玫》)圈住一片蔓草；張愛玲曾參訪的城隍廟，其中的玄機與粗俗只可在瓦礫堆中冥想；許圓的鹿標醬油，淡留父老的齒香……。

就小說的觀點，王禎和以花蓮為背景的小說，本已具備「小說的基礎是事實」的特質；就文學史的觀點，在小說與文獻參照後，益見其具有「文學史料」的價值。

註 釋

1. 引葉石濤語，見中國時報，三版，民七十九、九、四。
2. 王禎和生前已發表二十一篇，鄭樹森整理其遺稿〈兩地相思〉發表於《聯合文學》九卷七期。
3. 此五篇中，值得商榷的有：一、〈嫁妝一牛車〉，王禎和曾言此篇故事是「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從親戚口中得知」(見《人生歌王·代序》)；二、〈那一年冬天〉的主角則為作者的「伯公輩」(見《嫁妝一牛車·後記》，遠景版)，這兩篇或亦花蓮人、事，但因文中沒有明言，為嚴謹計，故略之。
4. 胡為美〈王禎和在鄉土掘根〉，婦女雜誌一〇三期，頁一〇七。
5. 〈永恆的追尋〉，中國時報八版，民七十二年，八、十八。收入《人生歌王·代序》。
6. 李歐梵〈一支小調譜成的文學新曲〉，收入《香格里拉》。
7. 同註(4)。
8. 尉天聰〈五月十三節—從紅樓夢談到王禎和的小說〉，大學雜誌七〇期，頁六一。
9. 晴軒〈學生命對決—訪王禎和談「香格里拉」〉，中國時報八版，一九七九、八、八。
10. 同註(4)。
11. 高金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三民書局，民八十二，頁九二。
12. 賀安慰《台灣當代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文史哲，民七十八，頁七。
13. 同註(11)，頁九一、九四。
14. 引何欣《從大學生到草地人》，遠行，民六十五，頁六九。原文是評王禎和對阿彩言行的描寫，此處借用其語評阿濟官的行止。
15. 同註(11)，頁一〇八。

16. 劉春城〈王禎和的文學生涯〉，聯合文學七卷二期，頁八一。
17. 頁三七、三八。
18. 以上參《花蓮縣志》「大事記」頁一及「疆域」頁二〇、二一。
19. 見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全誌》第九冊，中一，一九九六，頁三四二。
20. 參《蓮花淨土—我們的家鄉·花蓮》（教師用），花蓮縣政府，頁二十。
21. 同註(19)，第一冊，頁二十，此條言：「地震頻率最大區域為花蓮、嘉義附近，次為宜蘭經蘇澳至花蓮港離岸東方約五〇公里以內」則稱花蓮地震頻率最大之區實不為過。
22. 同註(18)，「氣溫」頁三、四。
23. 同註(18)，「民族」頁六至十。
24. 同註(20)，頁二九、三十。
25. 參註(18)，「民族」頁十，但林衡道《阿美族的歷史風土傳奇》以為：「居住在卑南族北方的阿美族才被卑南族人以卑南語指為阿眉」，頁三。
26. 關山情編著，第四冊，戶外生活雜誌社，頁三六七。
27. 三鄉為秀林、萬里、卓溪鄉，見註(23)頁十六、十七。
28. 參註(20)，頁二四至二六，但縣志說「丹番」最早到花蓮，見「民族」頁十八。
29. 以上四項參考《花蓮縣志》「疆域」頁二一至二三。
30. 見王天送〈花蓮縣史前文化遺址簡介〉，台灣文獻四三卷三期，頁二六一、二六四。
31. 見〈花蓮來的靦腆才子〉，中時晚報十五版，民七十九、九、四。
32. 同註(19)，頁三八三。
33. 見段其燧〈花蓮港與東部開發〉，台灣文獻十八卷一期，頁一九一。
34. 丘彥明〈張愛玲在台灣——訪王禎和〉聯合文學三卷五期，頁九七。
35. 見《更生日報創刊五十週年紀念專刊·大事記》。
36. 以上乃筆者訪許圓侄子許常漸先生之紀錄。
37. 以下鄉鎮文獻主要參考：註(18)頁一六至卅六，註(19)頁三四〇至四八〇，若有其他資料當另文說明。
38. 見自立晚報一版，民八十七、四、十二。
39. 西班牙人先至，清康熙廿一年鄭克塽遣陳進輝來採金。
40. 見註(18)，唯「疆域」頁二十亦言「花蓮溪口亦產砂金」，因難臆斷究為何溪，故並誌之。

41. 同註(30)，頁二七〇。

42. 同註(26)，頁三六五至三六七。

丘彥明〈把歡樂撒滿人間〉中，王禎和曾說美軍來花蓮，使花蓮出現酒吧「我那時年歲還輕，也和我媽媽一起去觀光」；從《嫁妝一牛車·後記》知民國五五年王禎和於花蓮中學任教，之後就去台南了，故推約當此年。

附錄、王禎和小說故事地點表

編號	篇 名	原刊日期(民)	故事地點
一	鬼、北風、人	五十年三月	花 蓮
二	永遠不再	五十年七月	花 蓮
三	寂寞紅	五十二年五月	花 蓮
四	快樂的人	五十三年十月	地點不明
五	來春姨悲秋	五十五年十一月	花 蓮
六	嫁妝一牛車	五十六年三月	地點不明
七	五月十三節	五十六年十月	地點不明
八	三春記	五十七年八月	花 蓮
九	永遠不再	五十八年七月	花 蓮
十	那一年冬天	五十八年九月	地點不明
十一	月蝕	五十九年二月	地點不明
十二	兩隻老虎	六十年十二月	花 蓮
十三	小林來台北	六十二年十月	合 北
十四	伊會唸咒	六十三年九月	花 蓮
十五	素蘭要出嫁	六十五年五月五、六、七日	花 蓮
十六	香格里拉	六十八年八月八、九、十日	花 蓮
十七	美人圖	七十年二月十日至廿二日	合 北
十八	老鼠捧茶請人客	七十二年四月	合 北
十九	玫瑰玫瑰我愛你	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九日	花 蓮
二十	素蘭小姐要出嫁	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七、十八日	花 蓮
二一	人生歌王	七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十六日	合 北
二二	兩地相思	八十二年五月	花 蓮

參考書目

- 駱香林(1960)：花蓮縣志。花蓮縣：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 何 欣(1976)：從大學生到草地人。遠行。
- 關山情(1980)：台灣古蹟全集。台北：戶外生活雜誌社。
-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1993)：小說面面觀。志文。
- 廖高仁(1994)：蓮花淨土—我們的家鄉。花蓮(教師用)。花蓮：花蓮縣政府。
- 花松村(1996)：台灣鄉土全誌。中一。
- 高全之(1997)：王禎和的小說世界。台北：三民。
- 陳 行(1998)：更生日報創刊五十週年紀念專刊。花蓮：更生日報社。
- 林衡道：阿美族的歷史風土傳奇。教育部技職司。
- 段其燧(1967/03)：花蓮港與東部開發。台灣文獻，十八卷一期。
- 尉天驄(1973/12)：五月十三節—從紅樓夢談到王禎和的小說。大學雜誌社，七〇期。
- 胡為美(1977/04)：王禎和在鄉土上掘根。婦女雜誌，一〇三期。
- 晴 軒(1979/08/08)：與生命對決—訪王禎和談「香格里拉」。中國時報。
- 李歐梵(1979/10/24)：一支小調譜成的文學新曲—評王禎和「香格里拉」。中國時報。
- 丘彥明(1984/02/19)：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聯合報。
- 丘彥明(1987/03)：張愛玲在台灣—訪王禎和。聯合文學，三卷五期。
- 陳若曦(1990/09/04)：花蓮來的靦腆才子。中時晚報十五版。
- 吳嘉苓(1990/09/04)：作家王禎和鼻咽癌併發心臟衰竭去世。中國時報三版。
- 劉春城(1990/12)：王禎和的文學生涯。聯合文學，七卷二期。
- 王天送(1992/09)：花蓮縣史前文化遺址簡介。台灣文獻，四三卷三期。

A Study of Chen-ho Wang's Novels with Regard to the Setting of Hua-Lien

Yu-ching Lee*

ABSTRACT

The settings of most Chen-ho Wang's novels (13 out of 22) are in Hua-Lien. Those stories began at the short time before Taiwan's Retrocession and ended in 1980s. In fact, it was the time Wang grew up in Hua-Lien. Therefore, the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etting, Hua-Lien and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custom of Hua-Lien will be discussed so as to identify Wang's unique writing style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folk literature writers. In the light of Literature Review of Hua-Lien,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Hua-Lien were scrupulously explored. Seemingly, we could hear again the sound of gongs in Hua-Lien Harbor, and saw placer gold in Day-Chee-Li Stream.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tudy, we were delighted to see the up-to-date setting of "Pure Land Hua-Lien", but we also got sentimental about that local previous customs and scenes might never come back again. In conclusion, based upon novels,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s, we understood and identified bette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ffect of settings on writers and admirably manifested settings due to outstanding writers.

*Lecturer, Kang-Ning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